

唱西皮二黄的一朵

毕飞宇



中国短经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毕飞宇

唱西皮二黄的一朵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唱西皮二黄的一朵/毕飞宇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2. 8
(中国短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21-4547-8

I. ①唱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4099 号

总策划:黄育海 陈 征

统 筹:郑 理

特约策划:杜 晗

责任编辑:郑 理

装帧设计:丁威静

唱西皮二黄的一朵

毕飞宇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28,000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547-8/I·3534 定价:2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0539-2925636

目录

枸杞子.....	1
哺乳期的女人.....	73
卖胡琴的乡下人.....	77
马家父子.....	39
写字.....	53
遥控.....	67
火车里的天堂.....	81
生活在天上.....	95
白夜.....	117
怀念妹妹小青.....	133
阿木的婚事.....	149
蝓蝓 蝓蝓.....	167
唱西皮二黄的一朵.....	187
地球上的王家庄.....	203
彩虹.....	217

枸杞子

勘探船进村的那个夏季，父亲从城里带回了那把手电。手电的金属外壳镀了镍，看上去和摸起来一样冰凉。父亲进城以前采了两筐枸杞子，他用它们换回了那把锃亮的东西。父亲一个人哼着《十八摸》上路，鲜红透亮的枸杞子像上了蜡，在桑木扁担的两侧随父亲的款款大步耀眼闪烁。枸杞是我们家乡最为疯狂的植物种类，有风有雨就有红有绿。每年盛夏河岸沟谷都要结满籽粒，红得炯炯有神。大片大片的血红倒映在河水的底部，对着蓝天白云虎视眈眈。

返村后父亲带回了那把手电。是在傍晚。父亲穿过一丛又一丛枸杞走进我们家天井。父亲大声说，我买了把手电！手电被父亲竖立在桌面上，在黄昏时分通体发出清冽冰凉的光。母亲说，这里头是什么？父亲说，是亮。

第二天全村都晓得我们家有手电了。这样的秘密不容

易保住，就像被人胳膊了脸上要笑一样自然。村里人都说，我们家买了把手电，一家子眼睛都像通了电。这话过分了。我们这样的人家早就学会了自我克制。许多人问父亲，你进城了吧？父亲多精明的人，你一撅屁股他就晓得什么屁。父亲避实就虚，虎着脸说，进了。

晚上天井里来了好多人。他们坐在我们家的皂荚树下拉家常。夏夜清清爽爽，每一颗星都干干净净。没有气味。这样的漆黑夏夜适合于蚰蚰与夜莺。它们在远处，构成了深邃空间。

话题一直在手电的边缘。人人心照不宣，但谁也不愿点破，这是生存得以永恒的实质性方法。夜很晚了，狗都安静了，他们就是不走。母亲很不高兴，她的芭蕉扇在大腿上拍得噼啪起劲。后来母亲站到了皂荚树下，手里拿了一把锃亮的东西。父亲这时依然低着头吸烟，烟锅里的暗火又自尊又脆弱。母亲说，你们看够了！你们睁大眼睛看够了！母亲用了很大的努力打开开关，一道雪亮的光柱无限肯定地横在了院子中间，穿过大门钉在院墙的背脊上。皂荚树上的栖鸟惊然而起，羽翼带着长长的哨声彗星一样划过，使我们的听觉充满夜宇宙感。

故事的高潮是母亲灭了手电。人们在黑暗里面面相觑。

勘探船在那个夏夜进村了。他们是从水路上来的，来得悄无声息。他们的外地口音使他们的话听上去极不可靠。

勘探队长戴了一顶黄色头盔，肚子大得像个气球。勘探队长说，他们是来找石油的，石油就在我们村的底下，再不打上来就要流到美国去了。当天他们就在我们的村北打了个洞，一声轰隆，村子像筛糠。大伙立即把父亲叫过去，他们坚信，只有杀过人的父亲能够阻止他们。父亲走到村北，依据他的经验认定了大肚子是队长。父亲又立在勘探队长的面前，双手抱在前胸，说，不许打了。父亲几年之前杀过人，我们一家都以为要判死罪的，他用铲锹削去了偷地瓜阿三的半块脑袋。父亲没有被判罪，反而在主席台上披红戴绿成了英雄。这里头有许多蹊跷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杀人一旦找到了合理借口，杀人犯就只能是英雄。

父亲说，不许打了。

勘探队长说，你是谁？

父亲说，再打你就麻烦了。

父亲把这句话撂在村北，一个人回家玩手电去了。父亲把手电捂在掌心里，十只指头虾子一样鲜活、红润、透明。尔后父亲把门窗关紧，用手电从下巴那里照到脸上去。母亲被父亲吓得像老鼠，她认为父亲的那模样“比鬼还难看”。

天黑之后来到我家天井的是大肚子队长。他坐在我们家的矮凳子上，鼻孔里喘着粗气，说话的气息变得吃力。他称我的父亲“亲爱的同志”，然后用科学论证了石油和马路汽车的关系，尤其强调了石油与电的关系。他说，石油就是电。

有了石油，村子里的所有树枝上都能挂满电灯，也就是手电。月亮整个没用了。村子里到处是电灯，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。电在哪里呢？——电在油里头；而油又在哪儿呢？——油在地底下。队长说，这是科学。父亲后来沉默了。母亲说，你听他瞎扯。父亲严肃无比地说，你不懂。母亲反驳说，你懂！父亲说，这是科学。母亲说你晓得什么是科学，父亲便沉默。他对科学不作半点解释，把科学展示得如他的沉默一样深邃、魅力无穷，由不得你不崇敬。

父亲对勘探队长说，你们随便打，除了大闺女的床沿，你们哪里打洞都行。

大哥偷了手电往北京家匆匆而去。大哥一定拿手电讨好那个小骚货去了。北京是学校里作文写得最好的美人。她曾在—篇作文里给自己插上两只翅膀，用一天的时间飞遍祖国长城内外与大江南北。要不这样，她也不敢让人们喊她北京的。那时候我们时兴用各大城市为女孩子起名，北京的眼皮与大酒窝，为她赢得了首都这个光芒四射的名字。村里大部分男孩都喜欢北京。他们要不喜欢她是不可能的，但北京并不喜欢他们。她常用狐狸一样的目光等距离地打量每一个和她对视的男子。这种目光令人激动，让人伤心绝望。她就那样用狐狸一样的目光正视你，让你的青春期杂乱无章。

大哥从北京家回来时—脸灰。可以想象到北京见到手电后无动于衷的冷漠模样。

那个晚上全村人都看到了大哥丢人现眼，他拿了父亲的手电爬到北京家的院墙上头，如一只猫，弓着腰四处寻腥。他把手电打开来，对着天空，天空给照出了一个大窟窿。大哥的这次荒谬举动给了人们关于夜的全新认识，夜是没尽头的，黑暗一开始就比光更加遥远。山羊胡子老爹甚至说，夜和日子一样深，再长的光都不能从这头穿照到那头。山羊胡子老爹的话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。一般性的看法是，夜里的空间被折叠好了，存放在手电里头，只要开关一不小心，空间就顺着光亮十分形象地延展开来。大哥是被父亲吆喝下来的，下地时大哥崴了脚踝。大家都看见了大哥的狼狈样，只有北京例外。北京这刻儿不知道在哪里，漂亮的女孩到了夜里就像鱼，你不知道她们会游到哪里去。

民间想象力的发达总是与村落的未来有关。父亲的手电顿时给忽略了。人们一次又一次规划起电气化时代。父亲说，到那时水里也装上了电灯，人只要站在岸上就能看见王八泥鳅与水婆子。父亲设想到那时，每一条河都是透明的，我们看鱼就像玉帝老儿在天上看我们那样。总之，科学能使每一个人都变成神仙。

而勘探队的勘探进程完全是现实主义的。他们不慌不忙地打眼，贮药，点火，起爆。河里的鱼全给震昏了，它们把腹部浮出水面，在水面上漂了一层。勘探队长整日待在井口，面对

地下蹿出来的黄泥汤忧心忡忡。他希望能告诉我们石油就在脚底下，挖田鼠那样动几锹，石油自己就跳出来了。大肚子队长有点担心找不出油来。“亲爱的同志”们一般是不会接受没有结果的科学的。那些队员似乎早就疲沓了，日午时分倒在树荫底下午眠。他们的黄色头盔罩在脸上，成了呼噜的音箱。这样的时刻，父亲和他的乡亲们认真地卧在井口，看黑洞洞的井底。有人提议说，用手电照照。父亲回家拿来了手电，照下去，一无所有。这样的感受在盛夏里显得阴森，父亲对着井口一连打了十几个喷嚏。有人问，下面科学吗？父亲默然不语。父亲把科学和希望全闭在了嘴巴里，而他的嘴巴仅仅补充了三个喷嚏。随后太阳金灿灿，枸杞子红艳艳。勘探队长的大肚子在午眠中呼吸，一上一下，像死去的鱼随波逐流。

这样的午后大哥显得焦虑。他的神态被北京弄得如一颗麦穗，隐藏着多种结果与芒刺。大哥的步行动态显得疲惫不堪，歪着头，又憔悴又空洞。大哥是唯一生存在石油神话外部的独行客。无数下午一个又一个向他袭来，熬不过去。他对北京的单恋行进在他的青春期，数不尽的红枸杞在他的胸中铺天盖地，而北京依然站在柔桑或柳树下面，均匀地撒播狐狸一样的目光，没有表情。有一种充满爱意的冷若冰霜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有一种神似蜜意的铁石心肠。天下所有的美人中，只有北京能做到这一点。这不是修炼而就的，概括起来说，是与生俱来。

谁也料不到会出这样的事，北京让勘探队的一个髻毛小子给开了。事发之后有人揭示，他们已经眉来眼去两三天了。依照推算，两三天之后发生那样的事完全是可能的。事后还有人发现，北京和小髻毛对视时下巴都挂下来了，根据祖传经验，女儿家下巴挂下来两条腿就夹不紧了。这一点毫无疑问。北京在事发之后睡了整整一天，重新出门时北京变了模样。女孩的美与丑与政治很像，处在悬崖之上，要么在峰巅，要么在深谷，没有中间地带。北京眨眼间就从峰巅摔进了谷壑，所有美丽被摔得粉碎。她眼里的狐狸说走就走光了，两只眼睛成了手电，除了光亮别无他物。大哥得到消息后全身都停电了，说北京骗了他，说北京不要脸，说北京是枸杞子，看起来中看，吃起来涩嘴。但大哥看到北京后出奇地轻松愉快，北京丑得走了样，两只小奶子也挂下来了。北京的那种样子再也长不出翅膀，一天之内飞遍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了。北京曾经拥有的美丽过去成了笑柄，好在人人都在关心科学与石油，大哥和其他青春少年就此终止了单恋，他们大声说，（北京）开过啦。声音又快活又猥亵。人们对失去的纯真与理想多半作如斯处置。

父亲们的盼望与勘探队的无精打采形成强烈反差。即将收割的水稻和正值成长的棉花被踩得遍地狼藉。乡亲们站在自己的稼禾上面心情是矛盾的。大肚子队长一次又一

次告诉他们，这里将是三十八层高楼，四周墙面全是玻璃，在电灯光的照耀下无限辉煌。而后稼禾带给他们的心疼被憧憬替代了，高楼和灯光在他们贫瘠的想象中雾一样难以成形，高楼拔地而起的模样永远离不开水稻生长的姿态，一节，再一节，又一节，后来就无能为力了。

父亲一次又一次与大肚子队长讨论过石油出土的可能性。每一次父亲都得到肯定回答。父亲一次又一次把那些话传给乡亲，乡亲们默然不语。他们对杀过人的事物存有天生的敬畏，沉默就算是拿他不当回事了。父亲大声说，不出二十年，我保证大家住上高楼，用上电灯。大伙听了这样的话慢腾腾地散开了，他们的表情一片茫然。他们最信不过的就是用未来作允诺。在实现不了诺言时，再把罪咎推到别人头上。食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站在皂荚树下面，手执手电，做出正确的神态。都习惯了。

大哥在这个晚上碰上了倒霉的事。他再一次偷走了父亲的手电，独自到村东找蚰蚰。大哥在棉花田里专心致志，猫着腰，认真地谛听每一个动静。大哥一定听见了那声极细微的声音，他走过去，看见了一样白花花的東西。是一只光脚。阒静中大哥五雷轰顶。那只脚安然不动。大哥的手电光顺着脚无声无息地爬上去，是一条腿。又一条。又一条。又一条。一共是四条。大哥还没有来得及尖叫就被人推倒了，嘴里塞满土。手电被扔进了河里。四条腿惊慌地狂奔。

开着的手电以抒情的姿态沉下河底。有人发现了河底的亮光。有两三丈那么长。许多人赶到了河边，甚至包括勘探队的大肚子队长。河底的光呈墨绿色，麦芒一样四处开张。人们站在岸边手拉手，肩贴肩。人们以恐怖和绝望的心情看着河里的墨绿光慢慢地变暗，最后消亡。山羊胡子老爹说，动了地气了。动了地气了。一个晚上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千遍。

第二天大家闭口不提夜里的事。快近晌午北京从河底浮上来了。在发光的那条河的下游。北京的整个身体彼此失去了联系，一个劲地往下挂。北京的死亡局面栩栩如生，在晌午的阳光下反射出一种青光。人们把目光从北京的尸体上转移开之后，枸杞子被一种错觉渲染得血光如注。展示出一种静态喷涌。

父亲没有把手电失踪的事张扬出去。手电的事肯定就此了结了。但那把水下的手电从此成了神话。甚至就在上个月的二十九号还有人提起过那事。他说他“亲眼看见”河里头亮起来了，第二天北京就死在那儿。许多人说他吹牛，河水怎么能在夜里发光呢？叙述者又委屈又激动，说，北京要活着就好了，她一定知道那一切全是真的。叙述者补充说，当年还有一支勘探队，他们四处找石油。

勘探队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又开始了爆炸。河里没有再死鱼，因为河里已经没有鱼可以死了。他们的外地口音失去

了初来乍到的魅力，他们的操作失去了围观，只留下孤寂的爆炸和伤感的回音。

在暮色苍茫时刻大肚子队长生气地脱掉了他的长裤。他的双腿堆满伤疤。那些疤在夕阳里闪闪发光。大肚子队长一个劲地说话，他的自言自语一刻也没有离开疤的内容。他说，这个世上到处是疤，星星是夜空的疤，枯叶是风的疤，水泥路是地的疤，冰是水的疤，井是土的疤。大肚子队长说着这些疯话，悄然走上船去。他光着双腿走上船的背影成了我们村最动人的时刻。

浓雾使大早充满瞌睡相。鸡的打鸣都是象征性的，撂了两嗓子，就睡回头觉了。浓雾里头父亲做着梦，他梦见了石油光滑油亮的背脊在地底下蠕动的模样。石油被他的梦弄得无限华丽，与黄鳝的游动有某种相似。

大雾退尽后太阳很快出现了。太阳的复出使我们的村庄愈加鲜嫩可爱。这时候有人说，勘探队！勘探队！人们走东串西没有发现勘探队的人影。只有无尽的枸杞子被浓雾乳得干干净净、水灵活现。大伙跟在父亲的身后来到河边，河边空着，满眼是细浪和飞鸟。浓雾退尽后的河面有一片“之”字形水迹，如一只大疤，拉到河面的拐角。这个疤一直烙在父亲的伤心处。父亲的眼里起了大雾。很苍老的感觉在内中滋生，弥漫了父亲的那个夏季。

哺乳期的女人